

文學人的文化實踐： 兼談國民文化日的時代意義

文／林欣怡 雙子星有線電視企劃主持人

國民文化日的主要精神應該是從「普及於群眾」延伸出來。文化是生活的體現，國民文化日的群眾啟蒙運動精神應具體表現在生活上，讓文化和一些比較深刻的理念可以進入人們的思維當中，讓這個社會整體更加健全，往前邁進。並通過不斷的實踐，完成個人的及時代的主體性建立。更進一步，台灣文學館也會通過進行研究、各種不同的展覽、出版以及多元的文學活動來實踐其使命。

國立台灣文學館歡慶七週年生日暨2010年國民文化日系列活動在十月展開。為了強調文學人的文化實踐以及國民文化日的時代意義，台文館業務部門邀得館長李瑞騰，由公共服務組組長張信吉進行一場文學主題訪談。地點就安排在台文館新舊建築交會之處的空橋，俯看著藝文大廳裡1930年代台灣文學雜誌封面布旗裝置氛圍，寄望透過對談、省思，激起文學人對國民文化日的使命感並賦予國民文化日如實的時代意義。這場對談也錄製成影像節目，做為多元行銷的媒介。

國民文化日的過去、現在、未來

台文館公共服務組長張信吉一開場即引述藝文大廳的文化氣氛說，10月17日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館慶，這一天也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日子。將時光巨輪拉回到1921年10月17日，一群關心台灣前途的有志之士在台北的靜修女中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歲月往後飛逝來到1997年館舍開始修復整建，2003年10月17日，正是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營運起點，也就是館的誕生日。每到這一天，台文館上上下下莫不總動員籌劃各項具備豐富人文素養的活動、座談會，來為台文館慶生。張組長引述現況，對照史實，希望這其中的關聯，藉由難得與館



文化人的社會參與世代有別，圖為1927年冬，安平演藝會透過演劇藝術鼓舞製鹽工運的實景。（提供／林文哲家族）

長對談的機會，請教館長對照後值得闡發的課題。

李瑞騰館長指出，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代表了日治時代一群知識分子想要通過文化的運動，一來是面對當時的統治階級，他們要發出屬於台灣知識分子的聲音；至於另一個動機，當然是群眾啟蒙的運動。李館長說，這樣的一個時間點，台灣已經在日本殖民底下經過了一半的時間，大約二十幾年，從過去武裝的對抗慢慢轉向到一個文化的對抗。以宏觀角度來看，一切的文化或文學運動到最後必須要有群眾的基礎，所以群眾啟蒙運動是非常重要的

的。台灣文學館選擇在這一天為館慶日，館長認為是遙遙繼承群眾啟蒙運動的精神。而現在，時代環境當然不一樣了。那個時候的群眾運動要透過不斷的演講、座談等等方式。今日資訊如此發達，所以做法當然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從一個知識的立場上，通過一個比較普及的方式去面向群眾，這個精神是一樣的。李館長強調國民文化日的主要精神也應該是從「普及於群眾」延伸出來。文化是一個生活的具體表現，若沒有表現在生活上，文化就沒有什麼積極意義。所以所謂的國民文化日，希望也就是通過活動或者通過運動可以讓我們的群眾、所有的人民可以不斷的往上提升。讓文化，尤其是比較精緻的文化和一些比較深刻的理念可以進入到人們的思維當中，讓這個社會整體更加健全，往前邁進，這是主要的用意。

文學人的國民文化日精神實踐

李館長談及國民文化日的群眾啟蒙運動精神應具體表現在生活上，張信吉組長就議題相關，緊接著請教李館長有關社會關懷跟社會實踐的課題。張組長表示，他知道館長很長的時間在文學的編輯以及大學的行政工作上琢磨奉獻。現在更擔負著國立台灣文學館的營運走向，請教李館長以一個文學人的視野經驗認為社會關懷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面貌呢？

話題觸及自身的經驗談，李館長開懷一笑，隨即表示，這個課題有多面向的意思。首先，如果他在創作的話，當然是通過他的書寫去實踐，用他的詩歌文本或者小說文本去跟世界進行一種交流對話。如果他是一個批評家的話，那他就是長期不斷閱讀創作文本，把自己的思考，通過可能的方式向群眾去表達。如果他是從事一個所謂的社團工作或者從事編輯工作，又或者從事研究工作，均飽含不同面向的實踐能量。館長覺得每一個人的屬性都不一樣，在這種情況底下，怎麼樣把自己作為一個行為者的主體努力建構完成，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當然主體性的建立必須通過不斷的實踐才能夠完成的。而每一個人都會有他的主體性，整個時代也有其主體性，每一個人主體的特別性，通過何種方式可以展現出來？館長在對談應詢中，如果風格沒有出來、特色沒有出來，實踐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所以實踐基本上是個人跟環境對話的過程。以館長個人來說，今天有這個機會到國立台灣文學館來服務，在過去幾任館長的基礎下，在所有同仁奮鬥合作的基礎下，李館長希望讓台灣文學館一方面站在台南這樣的一個環境下，可以跟在地作最密切的連結；同時，台文館必須關心全台灣任何一個角落上的文學發展的境況；更進一步，希望台灣文學的方方面面不斷輸出，讓台灣的文學可以成為世界文學裡面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台文館會通過各

種不同的方式，包括進行研究，進行各種不同的展覽、各種不同的出版以及多元的文學活動來實踐其使命。

文學人新世紀文化視野

最後，張組長再請教李館長，在新世紀多元的文化思潮裡面，作為一個文學人除了關心自由民權、思想啟蒙，這些世界性思潮的領域之外，就館長的看法，是不是文學人還有我們值得去凝視的課題？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我們可以預言新世紀的文化視野？也許藉由這個機會開展台灣文學一些新的視野。

館長表示，文學的工作原本是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不管你是在書房寫作，或在研究室、教室、辦公室。這種靜態性如何變成一個比較動態的展示，成為一個流動的能量。館長認為這些都必須仰賴現有的科技，並在傳播基礎上不斷地思考，如何能夠做得更好。館長覺得作為一個現代的知識分子，或一個現代的文化機構，如何跟民眾結合得更密切？如何有一些新意出現，非常重要！這些創意又不能夠沒有基礎，所以我們會回過頭，從更根本的地方去做一些所謂的人文基礎建設，而那些人文基礎建設是民間比較沒有辦法做的。政府用人民的納稅錢把這些資本集中去做一些民間做不到的事情，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館務

就必須兼籌並顧。放煙火式的一些活動當然非常重要，沒有那些東西外面也不一定看不見我們的形象，但是回過頭來，應更扎扎實實去做一些人文基本建設，藉此內外充實我們的涵養。

文學人尊重多元文化權

更重要的是，從事文化與文學工作，必須要耐得住寂寞，以開放的心靈去面對更多的地方事務、更多不同的聲音、各種不同的意見。畢竟，當今時代環境跟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那個年代不一樣了。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有他主觀的意見，我們怎麼樣有更高度的思維，讓各種不同的意見可以納入我們自己認為相對比較合理的結構，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人的發言權，尊重每一個人的需求，尊重每一個人的文化權。文化權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時代概念，特別是在民主國家，我們怎麼樣讓所有的人民都擁有他的文化權利，而我們又可以動用國家資本去滿足人民的文化權，做為文學館營運重要基調。

李瑞騰館長與張信吉組長的這場「文學人的文化實踐」交流對談，以文學人的角色發想與提問，提供大家在國民文化日暨國立台文館七週年館慶這個日子更多的思考，使國民文化日的意義有更深一層的闡發及實踐討論。✎